



大學原本釋義

完

□ 12  
886



門口=12  
番 886  
卷

私立小學  
小岸學校

大學原本釋義

學古孰土藏



大學原本釋義

江戸朝川鼎五鼎父著

出羽伊藤馨

門人 遠江邨尾融同校

越後野澤翹

大學者何。學宮之名也。大學之道者何。其所學之道也。然則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果其如此。篇所云云乎。學者所以行之也。夫學以致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但是道而已。然其入學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大學原本釋義



子。凡國之俊選皆與焉。若不問身之貴賤。不論材之高下一槩以此為教。求其如此。豈有是理哉。古者國學教人之法。禮王制言之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夫詩以達志。故長於情。書以廣聽。故長於政。此二者屬於知。禮以防僞。而教之中。樂以防情。而教之和。此二者屬於行。皆所以造士也。學校之教。蓋止于是。而自是以往。齊家治國平天下。要在其人。神用之。非大學所以為教也。故此篇不曰大學之教。而曰大學之道。道者。教所由生也。今

謂之大學所學之道可也。若以為大學教人之書。則不可也。其此曰。大學之道者。不過假大學以述治平要義耳。其論大抵與孟子相符。孟子勸時諸侯以行王政。所謂王政者。若文王之治岐是也。今之諸侯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是孟子之意也。故曰。天下之本在國。此篇亦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后天下平。又于平天下節。亦言國而不言天下。其以國言之。可知也。又所引三詩。前王不忘。其命維新。緝熙敬止。皆引證文王以終一段之義。亦師文王也。然其

書不必出於孟子。疑是同時孔門之徒所述也。君子先慎乎德，以下暗斥時弊。豈學校教人之語哉。其非為大學設之，亦可見矣。

大學之道。

大音泰。讀如大宰大子之大。蓋尊稱也。大學者，天子學宮之名。大學之義，古人有數說。鄭氏玄以博學言之。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大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疑是博大之義。劉氏炫讀為直帶反。釋文是也。今

經典釋文云。大。舊音泰。恐非鄭義。司馬氏光曰。學之大者。大學廣義云。夫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

曰。大略同。鄭說。呂氏大臨曰。大人之學。禮記集說引呂氏云。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王氏守仁從之。二程以大為大人。學為

學校。朱子從之。但呂氏大人以德言。朱子以年言。

今徵諸古書。皆無憑據。呂氏春秋師尊云。天子入大

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

師也。荀子大畧云。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

以導之也。王事具矣。大學二字。見於秦以前書者。

僅此二條耳。皆為天子學宮之名。今從之。大學之

道。謂在。大學所學之道也。

在明明德。

明明之也。謂施諸事業以明示天下德者得道之稱。明德者昏德之反。謂德之充實而有光輝者。明字與詩大雅假樂顯顯令德同。是贊美其德之辭。明德者易晉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即此義。易云。自昭。此篇云。自明。皆謂昭明已之明德也。今案。明明德。徵諸經傳。自有三義。一言先王之明德。一言顯用明德之人。一言章明德者亦皆有明德。又三曰明德而單曰明德。曰崇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

慈愛之心曰親。親民者慈保庶民之謂。國語周語上云。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慈保庶民親也。是也。管子形勢云。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今案。古書有二義。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謂使民相親。即孟子所云小民親於下是也。左傳國語管子韓子吳子等所云親民皆愛民之義。漢令以長吏為親民之官。亦取義于此。○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從之。其意蓋不。下文五新字證之。耳。今據朱說。下文盤銘三新字皆係于已德而不屬於民。康誥新民以為自新之民。故陸氏隴其曰。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工夫全在作字上。即經文新民新字。然則經傳相照。用新民字。却以作字解之。新字。指言天命。並非新民之事。三節言新民成效言新字之本。二節言新民之事。三節言新民成效。

大學原林釋義

大學原林釋義

之極亦不得已之說也今皆不用。夫吾親民而民親故此篇亦至下文乃曰沒世不忘又曰民之不能忘即民親之義而親民之效也。此節獨言親民而不及民親者在在上則不論民之親與不親惟當盡其道耳。在止於至善。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者至極之稱。至善謂善之至者。家語生好云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是也。善字與性善之善同。言仁義也。下文所云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皆其善之至者而宜止之地也。他若治己待人遇事接物亦

各有至善之地能止於是而不遷則心正身脩矣。夫明德而道尊親民而下服止善而身脩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三者之序止善為本。止善則身脩身脩即明德親民之本。故下文云以脩身為本可以見矣。今按文意猶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在親民。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言致知之方也。知知之也。止者止於至善也。知止而不已則心能有定。定而不已則能靜。靜者謂

萬物無足以撓心者也。莊子天道篇。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

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靜而不已則能安。安者謂心安之也。

安而不已則能慮。慮者謂能應也。荀子勸學篇。德操然後能定。能

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慮而不已則能得。得者謂自

應。夫是之謂成人。得之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荀子勸學所謂積善成德而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神明自得。聖心備焉。亦此義。自知止而推極之。以

至於能得。皆其誠之之次序。即中庸自明誠謂之

教是也。中庸又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乎善。即

知止於至善也。知之者。學問之功。此篇原名大學。

謂大學所學之道也。夫學以致其道。至於能得。然

後知行始合於一。是即誠也。大學一篇主意。全在

於誠其所知。故此一節。以知止起文。下文以此謂

知之至也。結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言格物之方也。有物必有則。則即事也。物與事

二而一。但以形體謂之物。以作為謂之事。事即物

之事物。即事之物。不必分為二件。故下文單言格

物。又說本末。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

矣。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

不脩而能治天下國家者否矣。學問之道無他。知其本末所在而急當務耳。凡天下之物有本必有末。天下之事有始必有終。苟能先本始而後末終。循序以進。則大學之道其近之矣。此汎言也。若以下文實之。則自格物致知。至明明德於天下。是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言其所先後也。言古以證古之聖人。知所先後矣。學者於是能審其先後之序。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自可知也。上文唯云明明德。此云明明德於天下。至下文乃云天下平。言天子之學。非唯爲己。亦措諸事業。將與天下同其善。故志則欲通天下之志。務則欲成天下之務。若夫學以致其道。自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盛德著明於天下。卽中庸所謂致廣大也。學問之効。至是而所及者遠。豈止爲己哉。上文三在之序。以明明德爲首。所以歸重也。其所以行之者。必先通後遠。故始於止。至善而終。



於明明德始之者。智之事也。終之者。聖之事也。聖  
屬於誠。智屬於學。學至於誠而止。明德即至善之  
誠於中。形於外者。余竊謂善與德。原無差別。至與  
明。各有所指。至善唯言其至極。而明德言其積厚  
流光。自極盛大之美者。故至善明德相對為文。則  
自有先後之序。至善專係於己。而明德對於天下。  
故云明明德於天下。其意可見矣。治者亂之反。謂  
使其不亂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致太平之  
治者。必先治其國。然後推之於天下。何則。天下之  
本在國也。蓋若文王之治岐。是也。齊者。齊整也。謂

使其齊整也。古之欲治其國。以安百姓者。必先齊  
其家。然後推之於其國。何則。國之本在家也。蓋若  
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脩  
者。治舊之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天之生民。有物有則。則即天性也。凡目之  
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自無不有天性之則。存  
焉。惟聖人能盡其則。而充其形矣。若眾人則脩身  
以道。然後始可以踐形。故云脩。古之欲齊其家。以  
和一門者。必先脩其身。然後推之於其家。何則。家  
之本在身也。蓋若文王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父

而慈為子而孝與國人交而信遂以成關雎之化  
 開麟趾之祥是也正者邪之反謂使其中正無邪  
 也古之欲脩其身以上至善者必先正其心然後  
 推之於其身何則心居中虛以治五官也誠者偽  
 之反謂使其內外無二知行合一也意思也心有  
 所憶謂之意靈樞本神篇云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此語又見子華子北  
宮意問篇而任物作格物好惡之情出於中心是即意也國語  
周語曰言忠必及意又曰帥意能忠可見矣古之  
 欲正其心以無邪僻者必先誠其意然後推之於  
 其心何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致者推極

之也知者學而明乎善也自知止而定而靜而安  
 而慮以至能得是推極其所知也謂之致知古之  
 欲誠其意以合內外者必先致其知然後推之於  
 其意何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格者量度之也  
 物者指事物言之格物謂量度事物之本末終始  
 而先後之四書賸言云大學格物只是量度物之  
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為  
解恍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尚何他疑矣又云  
魏志和洽傳因尚書毛玠等以節儉選人物嘗云  
儉約過中以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  
此正以格物二字為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觀此  
須知格物二何為○池北偶談云穆文簡大學千  
則後儒紛紛何為○池北偶談云穆文簡大學千  
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

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顛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况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以求其至。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今案。格物二字。它無所見。但二見于華子。亦為下量。度量事物之義。成玄莊子疏云。量格物理。其以格。訓量。蓋有所傳矣。全氏祖望所謂。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不知古人為何等說。而如是其夥也。余所識。僅止二十餘說。今反覆比考之。但穆氏孔暉格量。故從之。蓋言雖致其知。以至能誠。而不量度事物之本末終始。而先後之則厚薄易處。輕重失序。不免為悖德悖禮之人也。故致知之用。在於格物。

此獨不云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忽然變文。下一在字。可知致知之用。不外於格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推以至格物。又自物格。順數以至天下平。其間用六先字。七后字。以明其所先後也。知至。即知致。言致知而至於能誠之地也。但於文。當云致知。不當云知致。故曰知至。下文不云明明德。而云天下平。亦言明明德之効。其義同矣。

平平均也。身曰脩。家曰齊。國曰治。天下曰平。蓋通者。治之稍密。而遠者漸寬。其用字自有次第。不可不知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子之平天下。以脩身為本。孟子曰。君子之守脩

其身。而天下平。諸侯之治國。亦以脩身為本。荀子

道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大夫士庶人之齊家

何獨不然。故曰。壹是。壹是。猶言同是。言雖身分有

貴賤高下之別。而至其以脩身為本。則同也。故曰

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四者。所以脩

身也。故言脩身。則皆包括其中矣。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本謂身。末謂國家。天下言不脩其身。而能齊其家。

治其國。平其天下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人之所至厚者。莫如身。身不能脩。是謂所厚者薄。

若以家比諸身。則薄乎云爾。薄於身而厚於家。薄

於家而厚於國。薄於國而厚於天下。萬萬無是理

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亦此義。未之

有也者。言自古及今。決無是事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言自本至末。自厚及薄。是謂知本。知本即知之至也。故再結曰。此謂知之至也。知之至。即上文所謂知至也。知本是格物。知至是致知。至是反覆言格物。致知之義。以結上文。且以喚起下文誠意之論。讀者不可不審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承上文。此謂知之至也。而言誠意之義。所謂知至。而意識也。誠意是學問大關鍵。其方始於致格。

而終於止。至善自是以往。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莫非誠意之用。此誠意所以次致格而先於諸條也。毋音無。內外相反。知行不一者。非獨欺人。亦是欺己。故曰自欺。何則。心知善之為善。而身不行善。口言惡之為惡。而心反好惡。此非自欺。而何。夫人無自欺。則真實无妄。知行合一。是即誠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謂好惡之情。出於中心也。臭之惡者。無人不惡。色之好者。雖吾亦好。是皆好惡之情。發於心之自然。非偽為也。好惡之情。果能如是。則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謂之自謙。謙讀為慊。快也。足

也。自慊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之謂。其所以自慊而無自欺者。但在慎其獨而已。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者。言雖閒居獨處。人所不知之地。猶能戒慎恐懼。不敢怠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皆慎獨之義。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言君子慎獨之反也。閒居。獨處也。無所不至。甚之之辭。厭然。鄭氏玄曰。厭。讀為鰲。閉藏貌。荀子制王

云。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又儒效云。晡然。若

合符節。又國彊云。駢然而雷擊之。與中庸闇然。孟子

闇然。字異音同。俱是揜匿閉藏之義。言小人閒居

為不善。猶知不善之為可羞。故不欲人知之。及見

君子。然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謂眾

人無智。為不足恤。而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何知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則雖眾人

亦不能欺。祇足以自欺而已。然則外面假飾。種種

費心。亦將何益乎。前云君子。後云人者。言不待君

子。而人皆見之也。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上文言君子慎獨中間插小人一節其意謂小人之偽人見肺肝則君子之誠於中形於外亦可知也故至是承其意以君子結之誠字係於君子而不屬於小人以中間插小人一節又再結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乃知誠於中之誠是君子之誠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言誠於中形於外之義言十人之目視以為善必是善也十人之手指以為惡必是惡也善惡之

不可揜如此其可不畏乎其嚴乎言其可畏也詩

商頌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即此嚴字富潤屋以

下十字因曾子語更廣其意暗伏下文衛武周文

二節潤潤澤也胖舒泰也言仁義禮善之於人也

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故富於財者其屋自

然有潤澤之色德之潤身亦然也心廣大者體自

舒泰皆是誠之所致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至是更引二詩舉衛武周文之誠字於民以實其

事且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效也。詩衛風淇奥篇序曰：美武公之德也。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好學之志愈篤，又能聽其規諫，猶自箴警，其質美德盛，能使庶民愛戴，思慕愈久而不能忘。故詩人作此詩，以美之。淇水名，澳。詩作奥，隈也。爾雅釋云：屋內為奥，外為隈。棗。詩作綠。朱子曰：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四書釋地云：詩集所。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渡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鄆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遯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籜

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籜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猗猗美盛貌。言淇衛之地固宜於竹，加之淇水之潤，則其色綠而猗猗然，茂盛以興衛武公固美於質，猶且以學問之益，則其德盛而斐然有文章。斐詩作匪。文章貌。君子指武公。爾雅釋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註皆治器之名。瑟音瑟，縝密貌。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瓌猛也。瓌瓌對用，即與此篇恂慄同例也。憫與憫同。史記本紀云：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之貌。是也。赫發也。明也。喧詩作嘒。韓詩



作宣。郭璞曰。赫暝者。貌光宣也。誼詩作諼。忘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斐兮。個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又見爾雅。訓道言也。下同。學。學問也。學。屬

於知。脩。係於行。但切磋琢磨。非有兩樣工夫。荀子

大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是專言學問。而不言自

脩。其互文可知也。恂。音瞬。讀為恂目之恂。與瞬通。

列子。黃帝云。怵然有恂目之志。何承天纂言云。吳人呼

瞬目為恂目。是也。莊子。齊物論云。木處則惴慄恂懼。

亦此義。慄。戰栗也。目恂。而心慄。是危懼不安之義。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襄三十一

傳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也。盛德。即明德。上文恂

慄。威儀是也。至善。即知止。上文學脩是也。民之不

能忘。即親民之効。其所以如此者。武公學脩之功

所致也。故再言有斐君子。以歸重於學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因上文不能忘。再引詩言所以不忘之意。且以

終上文之義詩周頌烈文篇於戲嘆辭前王指文  
 武君子小人以位言謂當時之君子小人也上二  
 其字指君子下二其字指小人賢其賢親其親樂  
 其樂利其利謂賢其所賢親其所親樂其所樂利  
 其所利也言前世之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願  
 欲故君子以其賢為賢以其親為親小人以其樂  
 為樂以其利為利君子小人皆得各如其志是皆  
 當時明王之德惠使然也是以無貴無賤終身不  
 能忘之荀子論樂云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亦此義此以與是以同用墨子身脩云此以怨省而

行脩矣是也沒世猶言終身謂終沒吾世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自此以下至止於信百四十四字承上文盛德至  
 善而言其明之止之方也康誥周書孔氏安國

曰康圻內國名四書釋地云康誥大學引者四孟

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勝鄭  
 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圻內國名遠勝鄭  
 誥而封於殷墟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  
 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  
 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  
 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  
 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為良然後讀括  
 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

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  
 與。是。克能也。大甲。商書。孔氏安國曰。顧謂常目在之。諛與諦同。審也。天之明命。即天命。咸有一德云。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與此所謂明命同。此言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授以天子之位。是天明命也。常目在之。而念念諛審。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則必明其德。以保天命矣。是蓋言所以明德之意也。帝典。即堯典。虞書。峻與峻。命之峻同。高大貌。書作俊。荀子論正引作明。義同。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其峻德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其明之也。

自明。與易象晉大自昭同義。所明者在己。故曰自明。此一節所引康誥。單曰德。而不曰明德。大甲曰明命。帝典曰峻德。並不曰明德。可見是唯言明之之義。而非證明德也。作者猶恐人誤其明之之義。故結曰。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承上文明之而言其方也。盤與槃同。太平御覽器物部引作槃。說文曰。槃。承槃也。鄭氏玄。禮記內則注亦云。槃承盥水者。韋昭國語解亦云。槃承盥器也。是也。禮記集說引邵

氏甲云。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頤。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盥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諸盥手之盤歟。○餘冬序錄亦云。臨川吳氏謂。刻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酌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盤文從水。從白。從皿。兩手加于皿。而沃之。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也。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浴器也。浴器用行。沐器用盆。盆杆皆以盛水。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杆之內。浸髮裸身。既褻且汚。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褻不汚。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之期。無一日不沐。一日一浴。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

沐浴之期。無一日不沐。一日一浴。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期。無一日不沐。一日一浴。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期。無一日不沐。一日一浴。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

師北山先生曰。苟當作德。字之誤也。今案歐陽詢藝文

類聚。雜器物部。陸宣公文集。奉天請數對羣臣。宋史。田錫

文中子阮逸註。禮樂篇。紹興內府古器評事物紀原。什物

部。並引作德。日新可從。人寧波府同知靳熊封治荆

以公務入都。貽予鈔本。說部書數種。有金元遺山

續夷堅志。舊所未睹也。云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

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日

新也。又日新之謂盛德書。仲德日新。德日

新萬邦惟懷又咸有德云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一時乃日新是皆以日新屬於德言之亦足以證矣德日新者日遷於善而不已也然曰新者自有改作更始之意史記傳云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是也日日新以下反覆深言其不已之義也作讀如詩大雅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作鄭氏玄曰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正義云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新民謂周之新民也周禮司徒職旅師新氓及高子來民篇新民謂新徙之民與此義自異矣康誥上云作新大邑下云作新民作新二字同例蓋成王封康

叔於衛而誥之衛即紂之舊邑民即周之新民其曰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亦改作更始之義詩大雅文王篇周自后稷受封為諸侯千有餘年奕世載德以至文王故曰舊邦命令也詩大雅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書誥云厥命罔顯于民皆以命為政教與此同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行王政以新其國也孟子亦引此詩下文承之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新字亦以政令言之可證也荀子篇國者世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亦言以禮義新其國即此意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施諸事業以明示天下之謂其明之

之方在於新之其新之者必如文王行王政然後  
可謂之新也若其王莽新令王安石新政徒足以  
亂天下而害後世何則不中也作者於是恐人誤  
其新之之義故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讀為  
屋極之極謂中也用中庸所云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是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商頌玄鳥篇邦畿千里即畿內之地國語中周語  
云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邦畿者天子所都冠

裳禮樂之會民止於邦畿是為知其所止也詩小

雅緡蠻篇緡詩作緡與緡絲瓜瓠大雅及緡絲葛

藟小雅之絲同說文云聯微也蠻亦緡之義尚書

引鄭氏玄云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亦以相連言

之絲蠻言鳥聲之微細絲連不絕也許由箕山歌

甘瓜施兮葉絲蠻太平御覽引是言瓜蔓絲連不

絕也義同邱隅邱角也邱角者靜安之處鳥止於

邱角是為知其所止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

言鳥於當止之處猶能知其所當止而止之豈可

以人而不如鳥之智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大雅文王篇穆穆深遠之意爾雅釋云穆穆美

也於嘆美辭緝熙字五見於詩此篇及周頌維清

敬皆同義國語周語引昊天有成命而云緝明也

熙廣也緝熙即日新之義敬止者敬其所止也書

大甲云欽厥止意與此同詩止字原是助辭禮緇

衣篇引為容止之止此以為知止之止古人引詩

其不拘本義往往如此為人君以下說詩之辭即

言文王所以敬止之意也今以書傳證之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非為人君止於仁之一

證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非為人臣止

於敬之一證乎其為人子止於孝則鷄鳴問內豎

之安食上視寒煖之節為人父止於慈則何唯不

服不馳為教亦是所保所守之傳與國人交止於

信其有虞芮質成之化於是乎文王之德穆穆然

美矣是皆日新厥德敬其所止之効也故其止之

者必如文王敬止然後可謂之止也所謂明明德

止至善。皆以文王為歸宿。且以期後之為文王者。是其深意所存也。讀者詳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承上文明之止之而言其明之止之亦不可不格物也。聽訟之法直為直曲為曲是人之所同。雖聖人亦無異也。故曰吾猶人也。聽訟末也。使其無訟者本也。但聖人之於民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使人以仁義遜讓為心。則自無分爭鬪鬩之事。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人亦無訟。

之可聽。漢書禮樂志云。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

矣。亦此意。無情以下。因孔子語。以言聽訟之不可

恃。而亦有其弊也。情實也。謂聽訟者之情。國語魯語

上云。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情即中心之

謂。故下文承之曰。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

焉。是也。盡窮盡之也。禮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即此盡字。辭謂兩造

之辭。畏忌也。左傳昭二十五年云。為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民志猶言民心。言無忠愛之情者不能聽兩



造之辭而窮盡之上服下服或失其當其究使民  
 畏忌而不親上矣由是觀之聽訟之不可恃而其  
 弊亦如此則孰若親民而明德使其無訟之為勝  
 哉荀子正論篇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  
 畏上矣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  
 明之亦言親民明德則上易知上易知此者指孔子  
 知則下親上而不畏忌也與此相發此者指孔子  
 所言也自本至末自厚及薄謂之知本知本即格  
 物孔子之言以聽訟與使無訟量度本末而指其  
 本所在而云爾故曰此謂知本此雖就訟一事言  
 之與上文所云此謂知本亦是一例可見物有本  
 末一節汎言天下之事物有本末終始以示格物

不止一端也蓋學問極効在於明明德而其最初  
 下手工夫在於致知格物故至是以格物終上文  
 之義且以起下文下文四所謂者亦皆言所以格  
 物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格物也心身相對則心為本  
 身為末其量度本末而知所先後是格物也由是

推之身與家家與國國與天下亦皆有本末而先  
 後之自可知也。正其心者人心雖正不能自正必  
 有正之者然後能正。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是言心之當度甚於  
 物也。其使心中正無邪者其禮乎。書仲虺云：以禮  
 制心。制心者所以正心也。禮者敬而已矣。故易文  
 言傳云：敬以直內，直內即正心之謂也。他若孟子離婁  
 下存心。禮樂記篇節心亦皆言以禮存之節之也。  
 是古人治心之說。若其以心治心者吾聖人之道  
 無有之也。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是也。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皆情也。情偏於一方則心從而不得  
 其正。於是聖人制禮因心而為之節，稱情而立之  
 文。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  
 之情，而教之和。使其中正無邪矣。其所謂節文中  
 和蓋本之於吾性命，中自具之。節文中和而已。故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是言中即天命之性而和即率性之道也。惟  
 禮以節文之則喜怒哀樂皆能中節而情無所偏  
 矣。謂之正心。若心或不存一為所奪則視聽食息  
 皆非吾物。嗒焉如坐忘之人猶何脩身之云乎哉。

荀子名正云。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亦言不存心之弊也。與此同。此節惟言正其心。而不言以何物正之。上文但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云意誠而后心正。故禮記集說引呂氏居仁曰。四者皆非心之正也。然則如之何。而謂之心正。非知至意誠。不足以識之。今夫視聽言動。求合乎禮。以正其心。則可謂之正心乎。曰。此求正其心。而非心正也。心正者。非言語擬議所能形容也。故唯知

至意誠者。能默識之。此說似深。而反淺。何則。其所誠者。是何。其所知者。是何。豈非至善乎。至善即仁義。仁義者。禮所生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不必言至善是禮。而禮亦包括其中。則其以禮正心可知也。故舍禮而別言正心者。皆非古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音僻，猶偏也。唐石經翻宋撫州本，辟作

譬。七經考文據古本宋版亦同。故古人皆作譬。喻解無讀僻者。至朱子章句始云辟。猶偏也。大學或

問云。辟。舊讀為譬。而今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

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

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

之於此五者。情有所偏。則失其好惡之公。而身不

脩。故不能齊其家耳。然是五者。乃身之接物所不

能無。而亦固有當然之理矣。苟於是焉。徒與之接

而不能隨事省察。以審其所當然之理。則未

有不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者也。今姑從之。

言正其心。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情所偏者

言之。此節言脩其身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

皆以身所接者言之。言其所親愛者必是和順可

愛之人也。所畏敬者必是方正可敬之人也。是與

好為類者。其所賤惡之人必是無行詛者也。所哀

矜之人必是無知能者也。所教惰之人必是奸頑

不率教者也。是與惡為類者。今案親愛賤惡畏敬

能無。而亦自有當然之則。惟恐其過中而已。獨至

教惰。則必當深戒而痛絕之。不與四者同例。然就

常人情上言。則其接家人之際。或不免有之。故云

爾。不必言君子之道如此。陳氏淳曰。教只是簡於

為禮。情只是一家之中自有此五等之人。而常人

之情偏於好惡。而不得其正心。若愛好之則多。不

知其惡。若嫌惡之則多。不知其美。若其所以接人

者。一或不正。則必入於僻。常人之情。大率為然。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此者，天下鮮矣。是皆情欲之私使然也。諺，俗語也。碩，大也。惡，碩協韻。至此引俗語，而言情欲之弊也。莫知其子之惡者，言蔽於愛也。呂氏春秋尤去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是也。莫知其苗之碩者，言蔽於欲也。孟子云：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是也。此謂以下承諺一句，故反言結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家謂家人，人謂國人。此但言家而不言人，言人而不言國，家對人字，而知其家人，人對家字，而知其國人。言若以家比國，則家小而國大者難治，而小者易治。其家人猶不能教，而能教國人者，萬萬無是理。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不出家者，猶言孝經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謂其教國之道存。

於家人也。不出家與老子不出戶孔子家語好生謂不出於教家。孝悌慈三者所以教家人而又所以教國人也。故孝悌慈之道行乎家人而事君事長使衆之教成於國人。孝經云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弟。亦言以孝悌為親愛禮順之教。與此同義。孝悌慈即至善止於至善而親民。故此獨承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句引康誥以明親民之義。所謂如保赤子言其使衆之方也。保愛護也。赤與尺通。謂一尺之子也。春風堂隨筆云古漢書傳賈誼注云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亦

通心誠求之以下言保赤子之義也。言赤子便溺不分痛癢未知呱呱待哺耳。為之母者諒其飢飽適其寒暑多方推心而求其嗜欲其所求或雖不中於赤子之心亦何至其遠哉。故嫁而有子則不待學習而能知養之方。自古及今未有倒抱其子而飲以熱湯者。是蓋愛子之誠自爾也。其使衆亦能如此則何患其不得民情哉。大田氏元貞曰。保赤子慈也。如保赤子仁也。故康誥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此節受上文之慈而起下文之仁。故引之。九經談此說是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一家謂人君之一家。孝悌慈之道。行乎家人。是一家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事君事長使衆之教。成於國人。是一國興仁也。孝經所謂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是也讓禮讓也。一家讓。一國

興讓者。孝經所謂先之以敬讓。而民弗爭。是也。以上二條。皆家齊而后國治之義。一人謂人君也。貪者。仁之反。戾者。讓之反。亂謂無上無法。無親等事。蓋有所由而為亂。謂之作亂。此一條。是脩身之反。機。弩牙發動所由也。其發微而至速。以諭善惡。感應之速。如此者。謂其興仁興讓。作亂也。僨。猶覆敗也。一言僨事。則論語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則詩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是也。此二句。蓋古語。引證古語。以示其言之不誣。又引證堯桀。而實其事。率者。以身先之也。仁者。統孝悌

慈而言之。但下文以暴字對言。則作者注意專在慈字。可知也。暴。暴虐也。民從之者。從之而為仁。為暴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者。謂不誠也。言情與令殊者。非獨欺已。亦是欺人。而人終不可欺。其視已如見其肺肝。猶何能從乎。禮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亦與此相發。諸之於也。求責也。非誹也。春秋繫露仁義法篇。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人。君子有善於已。而責人之善。無惡於已。而誹人之惡。所謂恕也。所藏猶言所存。其曰藏者。言所存

不一也。即上文孝悌慈是也。所藏乎身者。不能恕而行之。但欲以言語曉喻人。不可得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可見恕即求仁之方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承上文而言。所藏乎身者。恕而行之。然後能喻諸人也。既結上文。而復引三詩。以終其義。所引三



詩一。是周南桃夭篇。一。是小雅蓼蕭篇。一。是曹風  
 鳩鳴篇。其序先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自有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或問  
 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三  
 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天  
 夭。說文引詩作扶扶。云木少盛貌。蒙引云天。蓊蓊  
 天。桃身也。至盛貌之子。猶言是子。謂嫁子也。于往也。婦人謂  
 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宜其家人者。謂一家之人。上而舅  
 姑。中而妯娌。下至媵妾童豎之屬。皆處之得其道。  
 不特夫婦相宜而已。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二句皆說詩之辭。言

如詩所云。宜家人。宜兄弟。而可以成教於國。然則  
 教國之道。豈有他乎。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儀即  
 禮儀之儀。有儀而可。則謂之儀。忒。差也。禮所以正  
 國也。故其禮儀不。差忒。而可以正國。故曰。正是四  
 國。荀子。王霸篇。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  
 規矩之於方圓也。其為以下。亦說詩之辭。言其為父為子  
 為兄為弟。亦皆有禮儀。自足可法。故能成其德教。  
 而行其政令。亦善推其所為而已。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所云老、老、長、長、恤、孤，即上文孝悌慈而言其所推及也。雖上文孝悌慈亦所以為教也。然彼但就一家言，此則以治國之政事言之。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然老者以老事之，長者以長事之。上老長字，自有推度之義，不啻尊之敬之而已也。如孟子所云，則謂老吾老，幼吾幼。此則指人之老人之長人之孤言之。孝經云：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

亦謂老人之老，長人之長，恤人之孤也。禮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文王云：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凡此類皆先王老老、長長之政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是即文王恤孤之政也。行政如是。而民感其  
德。孝悌成俗。而不相倍棄。倍猶借也。民不借者。猶  
言論語云。民不偷。謂不借死者也。禮記通解云。倍  
收恤。不相背棄也。何義門讀書禮記云。子云。利祿  
記亦云。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  
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  
猶借死而號無告。又云。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  
示民不借也。是也。其所以然者。皆自吾孝悌慈而  
推及之。故曰。有絜矩之道。絜與挈壺挈瓶之挈同。

提舉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挈。矩者。謂舉  
矩以度之也。敬齋古今註云。鄭云。絜猶結也。挈也。  
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也。謂苦結切。晦庵  
則復援引荀子。莊子曰。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為  
之。則音戶結切。李子曰。鄭朱兩說未為得。絜直當  
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  
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鄭說本  
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  
庵以挈為圍束。圍束。君子之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其法。是。何等語耶。如匠人以矩度物。故取以喻忠恕之道。荀子云。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是謂誠也。誠即忠  
恕。與此同意。所惡已下。言絜矩之法也。既以絜矩

喻忠恕。故取義於上下前後左右。以明其行恕之法。周髀算經云。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錢氏臬據此而曰。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絜者絜此而已。絜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四書卷言其說是也。言矩僅五寸。用得其法。則天下之數盡於是矣。忘恕亦方寸內之物。而千人萬人之情無不可度。其法惟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此所云所惡。即己所不欲。毋以。即勿施於人。可知忠恕之道不

外乎此也。中庸云。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亦此意。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此承上文而言好惡人情之所同。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也。詩小雅南山有

臺篇樂只君子與假樂君子大雅假樂義同形容其德之辭君子其心恒蕩蕩貧富窮達樂天命而不疑故曰樂只只助辭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作旨義同民之所好以下說詩之辭言與民同好惡也民之所好與之聚之民之所惡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子矣故曰民之父母詩小雅節南山篇節音截高峻貌南山終南山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鄭氏玄曰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應氏劭亦曰天子之相稱師尹西溪叢語引白虎通書云師尹惟日國語魯語下云師尹惟旅牧相尹正也

讀作庶尹百尹之尹不必言大師尹氏今案詩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故鄭氏玄於詩箋則具俱也云尹氏作大師之官此說恐非余別有考具俱也瞻視也辟偏僻也僂與戮同刑戮也墨子所云國殘身死為天下僂下文又云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又法儀篇身死為僂於天下荀子霸王云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即此僂字言顯盛之位民之所俱視而倚之故有國者不可不慎其好惡若情偏於一方不得好惡之正則為天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是故至而出七十六字疑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此承上文而言與民同好惡者必得民心得民心  
者必得天下得天下即得天命也孟子曰桀紂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亦此義詩大雅文王篇師衆也未喪師者謂得  
民也配合也上帝天也克配上帝者謂先王與天

合其德也今案配上帝古書有義孝經云宗祀

上帝也如書大甲篇先王惟時懋敬德也儀與空

克配上帝及此篇謂先王與天合其德也同詩作空監詩作鑒鑒鏡也鏡者所以照形知美

惡也空監于殷者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是也

峻詩作駿大也峻命不易者謂天之大命難保也

道猶言也詩之意蓋言得民則得天下失民則失

天下也惟命不于常者書伊訓所謂上帝不常詩大雅

文天命靡常是也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惟

其善惡所在不專祐一家也善謂所行得其道即好惡之正是也二之字指天命言此承上文峻命不易而言命之得失在好惡之正不正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承上文善字而言國君所寶異於眾人也楚書者楚國之書猶左傳昭二十八年及所謂鄭書謂其

國所傳之書也楚語所載王孫圉之言甚類於此而文大殊矣楚語下云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

楚之白珪猶在平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

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珪先王之不必以楚語當之善即上文善字亦玩也何寶焉不必以楚語當之善即上文善字亦不必解為善人狐偃字子犯晉文公之舅故曰舅

犯四書釋地云晉獻公取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狐氏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隅者僅九十里案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為祠廟祭賽最盛非此語亦見禮檀弓篇檀弓下同他志來之傳會者此語亦見禮檀弓篇檀弓下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亾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  
 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  
 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  
 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亾。檀弓作喪。謂失位去國也。仁  
 不私。則遠利也。起而。亾。檀弓作喪。謂失位去國也。仁  
 親。謂仁與親亦善之物也。仁者。貪之反。謂不貪也。  
 親者。篤於親也。仁親皆德之名。僖十四年左傳云。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檀弓下文所云。愛父遠利  
 是也。國語晉語作亾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亦以信  
 仁二德言之。與此義同。而此節之意。非必以仁親  
 證善字。但不過再引舅犯。以言國君所寶異於眾

人耳。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上文既言與民同好惡者。得眾得國而保天命。故  
 人君所寶在好惡得其正矣。但人君不能以一人  
 治天下。百官有司。各有所職。以行其政。若其人臣  
 好惡一或不正。則亦不得與民同好惡矣。雖有其





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寔書作是。是與寔同。實也。保安也。黎衆也。尚庶幾也。尚亦書作亦。職。今案尚亦疑倒。推尚書前後文例。上云尚有。下云亦尚。此亦當一例矣。媚書作冒。妒也。疾嫉同。違猶戾也。俾使也。通書作達。義同。曰與越同。殆危也。此節之意。言今有一人于此。其人斷斷誠一。無他長技。然其心則休休好善。其能容久。故人之有技。猶若已有之人之美聖。其心好之。多於口說。又真能容而用之。以能保安我子孫衆民。其國亦尚其利益哉。如是者。雖無他技。惟其

一片好善之心。自足利國。是民情所好之人。而人君亦當好之矣。又有人于此。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美聖。必違戾之。使其不得上通於君。亦何能容而用之。以不能保安我子孫衆民。其國亦曰危殆哉。今案。利殆二字。係於國而不屬於民。尚書于下文。云。邦之。机。隍。邦之。榮。懷。榮。懷。即。利。机。隍。即。殆。矣。如是者。雖多技能。惟其一片嫉善之心。自足危國。是民情所惡之人。而人君亦當惡之矣。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仁人。以人君言。朱子曰。逆讀為屏。古字通用。逆猶

逐也。或問云。逆之為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也。多矣。漢石刻辭。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逆。則其證也。上文前半之人是善人也。後半之人是不善人也。之字直接上文。指後半之不善人而言之。仁人在上。放之流之。逆逐於四夷。不與同居於中國。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蓋仁人之誅不善。罰不肖。其刑亦多。何止放流之而已哉。此蓋專據舜竄四凶之事言者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蓋古語。仁人以天下之心為心。其愛善人。非以為己利。其惡不善人。非以為己怨。凡以為天下之人而已。故真能愛人者。必能惡人。惡人所以愛人。

也。愛人惡人。理無二致。唯仁者能之。昔者舜崇舉九賢。竄黜四凶。此其證也。論語云。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國語晉語云。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荀子非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皆此意。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先。讀如老子。不為天下先。及不為物先之先。謂以為羣臣先也。朱子曰。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陸氏佃曰。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

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  
久觀之，過也。禮記集說二說極是。余竊謂天下之君，孰  
不知其先賢遠不善之為善政。然而尊賢而不能  
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亦勢也。其間雖人君亦有不  
可如何者，不可如何者，命也。而言其實，則所謂命  
者，非命也。過也。夫國者，人君所有，而命亦人君所  
造也。以其所有，成其所造，其何難乎？故在人臣，猶  
可言命。人君則不得言命。何則？國家治亂興止之  
命，存乎人君一身也。若其好惡之不正，國命以傾。  
當是時，責命於天，歸過於數，而謂是天也，數也，豈

有是理哉？故為人君者，必當斷然決意，而盡其愛  
惡之道。是即造命之說也。而人君所職，仁人所為  
亦不外乎此。讀者詳之。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

人所曹好者，善人也。所曹惡者，不善人也。人君好  
善人而惡不善人，亦與人同好惡也。上文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此義同。但彼言民之好  
惡，此言人之好惡。人民對用，自有差別。書洪範云：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詩大雅假樂云：宜民宜人，可見也。

言人君不啻與民同好惡亦當與人同好惡不然則雖舉而先之猶是不用矣此所謂人者上文前半之人是也蓋其欲與人同好惡者必先好其所好而用之惡其所惡而黜之然後吾之好惡始能得與民相同矣若不與人同好惡則吾之好惡雖得其正亦壅塞不行徒費心思而已拂與拂同悖戾也人之性猶言人之情謂衆人之好惡也舊讀爲災逮及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承上文言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而暗斥時政之弊陳氏天祥曰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直至章末通是一段專論理財後人失傳而却序在失衆則失國之下以致前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全錄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辨四書疑今案此篇原是一篇文字節節句句一脉相承斷而復連相因而不相續蓋文之最妙者也但此一節突然錯出以

致前後文理隔礙不通。今移置于此，則文義通貫。極覺穩帖。但陳氏以下文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為上文結語。四書辨疑又云：自殷之未喪師，及惟事理緣由，得國由其得眾，失國由其失眾，善則得眾，不善則失眾，繼又歷言退不善進善人，以明為善得眾之實。前後意脉如線穿珠。此一節乃其結語也。君子以位言大道，猶言大道理也。得謂得眾，得國失謂失眾失國。是故二字乃承上起下之辭。蓋好人所惡之惡人，惡人所好之善人，則其喪師失國之害，必及其身。是故在位之人，得與失皆有其自然之道理存焉。得眾以得國者，必因忠信以得之。失眾以失國者，必因驕泰以失之。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因忠信以失眾失國，因驕泰而得眾得國者。此乃自自然之道理也。而云此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恐非也。近時大田氏元貞大學原解亦以此

一節移置于此，與予所見正合。而其說自不相同也。德者，得道之稱。自上孝悌慈而好其所好，惡其所惡，皆是也。而止善親民明德，亦包在其中矣。人謂賢人有德，此有人者，言已得好惡之正，則與吾同好惡之人，聲應氣求，自可致也。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而歸之，不亦有德此有人乎。論語云：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中庸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皆此意。人主得其人而脩其政，美其國，則土地人民且奚去我而適他。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國用也，財生

於土而所以為用也。故曰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由是觀之，德為財本，財為德末。若外其本而不為心內其末，而或專之，則使其民爭鬪成俗，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其不以德為政，是爭鬪其民也。以財為教，是施之劫奪也。財聚於上，則下失所養，故民散而去之。財散於下，則下得所養，故民聚而歸之。財之聚散，即民之去就，而國之存亡興廢，係焉。不可不慎也。言之出也，悖而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貨之入也，悖而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此必至之勢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

此之謂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上文既極言聚財之害，則財之不可聚也明矣。然則遂使國家之無財乎？財者所以為國用也。何其可無哉？是故君子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自生。生者自然生出，無所強也。其道非若世所謂聚斂之徒，損下益上之類。此所以為大也。二之字指大道言。其所謂大道者，必有忠信愛民之心，則得之有驕泰徇己之心，則失之。言雖大道亦非忠信行之則不可也。忠信只是忠，驕泰只是驕，不必分忠與

大學原本釋義

昭世其身

信驕與泰而言之今案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驕泰二字分明是善惡二事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一例而此周驕泰連屬言之則此周只是比驕泰只是驕下周字泰字輕古書多此字例不可不知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上文唯曰大道而不曰其道何如至是承上文而曰生財有大道乃知上文大道是生財之道也呂氏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為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禮記集說此說是也墨

子患云為者寡食者眾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亦此義夫財可生矣而不可聚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於是乎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矣故曰恒足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先考兼山先生曰發當作藩聲之誤也左傳昭元年

大學原本釋義

昭元年



云。貨以藩身。藩者。藩衛之義。故國語魯語作有貨以衛身也。可證。山子夫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其可緩乎。而天地百物所取以生也。亦可專乎。故積貨滋多。蓄怨滋厚。唯仁者布之上下。而能與天下同其利。於是乎。仁之所在。無貧窮。民亦所得多矣。不仁者。以身徇財。剥民膏血。以奉其身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財雖多。聚亦無以守。遂至於併其身而止之。豈不亦以所養害其養乎。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民。則下好義而不後其君。是君臣上下報施之道自爾。故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之有也。義者。臣之道。而所以終事也。易文言傳云。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下好義而百事不終者。未之有也。府庫財。所以備非常也。下急於君。而能終其事。則府庫之財。常在府庫。無復悖出之患矣。故府庫財。非其財者。未之有也。蓋使府庫財。無悖出之患者。由於下好義。下好義。由於上好仁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士也。士亦有世祿者。所謂上士也。上士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不畜此也。其家富者。所畜亦多。故禮曲禮篇云。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可知當時世祿之士。多畜馬乘也。察讀作察。察之察。說文云。察。覆也。或作察。言微親。警也。不察於雞豚者。言不畜養雞豚以察其息也。伐冰之家。謂大夫也。左傳昭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盥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何義門讀書記云。左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水。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凡酒漿之酒。禮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注。中。獨言祭者。乃。是也。不畜牛羊者。言不畜養牛羊。以圖其入也。百乘之家。謂卿也。孟子曰。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是也。百乘之入。自足供公私之用。何更橫斂苛征。而附益之。故曰不畜聚斂之臣。此皆言既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與民爭其利也。荀子大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韓詩外傳亦云。天子不言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水之

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園。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懼。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亦此意。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若以常情言之。盜臣者。竊吾府庫之財。以為己有。是不可有也。聚斂之臣。能為國家斂民利。以供上用。是不可無也。以其利害所終計之。盜臣所竊之財。唯止於一時。故其害猶小也。聚斂之臣。浚民之膏血。以佐人主之欲。君驕民窮。而國命日蹙。其為害甚大也。斯二臣者。俱不可有。若其有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蓋甚言聚斂之害也。此謂以下釋孟獻子之

言也。佐藤氏坦曰。義是民好義也。取利於民。則利得而民離。民離而利亦遂亡。故曰不以利為利。取義於民。則民得而利亦從焉。故曰以義為利。然民之所以好義者。由於上之好仁也。故上文明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大學一此說極是今從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若人君不慎乎德。而一有好利之心。則聚斂小人從而進入其說。使其以

財用為務。而不顧國家之患。漢武好利。而桑弘羊孔僅等之說進矣。明皇好利。而宇文融王鉷等之說進矣。德宗好利。而盧杞皇甫鏞等之說進矣。神宗好利。而呂惠卿韓絳等之說進矣。其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上文唯曰小人。而不曰其人。何如。至是承上文曰。為善之小人。乃知上文小人。是為善之小人也。彼者外之之辭。指小人言。此所謂小人者。其心非必

懷不忠以事其上。但知利之為利，而不知國家之大計。一時苟合，以成君之欲，猶自謂是忠也。義也。為人臣者，坐視其匱公財，缺國用，而茫然束手，可無為乎？如王安石，一輩人物，是也。人君亦見其悉心極慮，賢勞自任，以謂是忠也。義也。何可無用乎？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雖安石伉悍自用，亦何以不忠於君，禍於天下之為心乎？唯其所忠者，非忠所道者，非道耳。故不知君子之大道，務斂民利，以益其上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而究不免為小人之歸。故曰為善之小人。禮記集說引葉氏適曰長

國家而務財用。此小人之所從入也。非其國之好利，則小人無自而進。小人進，則利門啓而百患起。善為國者，明善敦化，以示好惡。使小人無間可入。濡沫摩撫，左右媚悅，陰導利源，使天下不知其取之有方，其致之有故。有以自結於人，眾皆悅之。而非先王之大道。此所謂為善之小人也。天下之人，知其攘臂而為不義也，則其君何遽用之？唯其自名於善，而不察也。及其為之，上不當於天心，下不合於民志，其招禍之由，陷民而亡其國者，彼為善之小人，之為也。今案與予所見，大抵相同。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十一字一句，言使小人為國家也。所謂小人，即為善之小人。曰彼以示其善之，不純於善，曰為善以明其小人之不一於小人，使字當在彼為上，但彼為善之小人，字多句長，故使上更用之字，以倒其句，是作者用字細密處。古人

往往難其句讀。或疑有誤脫行文。豈其然乎。程子曰。一本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全書程陳氏天祥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為善之四字為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為一句。改善字為利字。讀之語意自圓。辨疑吳氏程曰。彼為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行文耳。善者作善人。四書商氏曰。彼為善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古今今皆不從。苗是天災。謂水旱饑饉之類。害是人害。謂盜賊兵亂之類。管子內云。不逢天苗。不遇人害。是也。竝至猶言。若臻

也。善者善人也。言若使為善。小人治國家。則民怨天怒。天災人害。相仍而至。當是時。雖有善者起而救之。亦無所措手。其將奈之何哉。嗚呼。至是悔亦晚矣。為人君者。不可不慎也。故再結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歸重於下。好義矣。下好義。由於上好仁。上好仁。即上文慎德。慎德即脩身。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此篇所以以脩身為本也。其脩身之方。始於格致。而終於止善。止善則身脩而好惡正矣。好惡得其正。是忠恕也。本之於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其齊之治之平之。雖大小殊科。亦皆同。

其所好惡耳。然天下廣矣。眾矣。豈一人所能為乎。必用其人。而親其民。然後始能得與民同好惡。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亦不外乎此。而其源出於格致。學問之效。於是乎為大矣。是即一篇之大旨也。其用人親民。即書臯陶所謂在知人。在安民。而治平要義莫此為切。故以此終一篇之義。其旨深矣。有國家者。其可不三復反思哉。

大學原本釋義終





陸宣公奏議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八冊 縮臨論語集解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唐詩別裁 同上 全一冊 孝經發揮 同上 全一冊

明詩別裁 同上 全三冊 讀禮肆考 同上 全二冊

清詩別裁 同上 三書管窺 同上 全二冊

民政要編 同上 聽訟彙按 同上 全三冊

此書周禮司徒之官鄉遂之官等民政一切要務諸職本文之舉是ヲ和解シ聖人治ヲ給ヘル精意ヲ其法ヲ周密ニテ備ラサルヲ知ラシム

英國志 長門溫知社藏板 全八冊 杜律詳解 同上 全三冊

經世文編抄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三十冊 夜航詩話 東陽津阪先生著 全六冊

清賀長齡原輯 拙堂先生評閱 本書文編八卷帙浩大ニハ俄ニ上ルニ難シ是ヲ購ヒ求ルニハ容易ナラズ今此抄本ハ簡約ニテ最モ政典制度ニ關係シテ裨益アルモノ者悉ク之ヲ擧ゲ又諸編ノ末ニハ評語ヲ下リテ徒ニ支ク筆舌ヲ用ヒ供ヒ非ス學士各一部ヲ座右ニシテ清朝ノ小通典小通考ト見テ可クナリ

月瀨記勝 拙堂齋藤先生著 全二冊 五體便覽 勿齋井野先生著 全一冊

高青邱詩醇 同上 譯準笑話 清余春亭著 全四冊

頭字韻 同上 大日本輿地全圖 銅板 全一面

清名家題林 全一冊

集古法帖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八帖 及門遺範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第一帖 醍醐天皇御書 孝謙天皇御書 嵯峨天皇御書 後宇多天皇御書 光明后佛足石碑 豈好辨 同上 全一冊

第二帖 空海行書 僧正遍昭書 下學通言 同上 全七冊

第三帖 橘逸勢書 菅神君楷書 藤佐理書 藤行盛書 紀元通略 簡堂羽倉先生著 全一冊

第四帖 小野道風書 法隆寺樂師佛背銘 宇治橋斷碑 元明陵碑 南汎録 同上 全一冊

第五帖 多賀城碑 藤敏行神護寺鐘銘 南圓堂銅燈臺銘 第六帖 空海草書 小野道風書 藤行成書 藤佐理書 第七帖 醍醐天皇御書 宇多天皇御書 秋光堂戒疏關本 第八帖 秋迎像光背記 藤長書 秋上書 秋中津書 從吾所好 同上 全二冊

資治通鑑評 同上 全一冊

讀史劄記同補 同上 全四冊

史肝甲集乙集 同上 全四冊

三律摘要 同上 全二冊

西上記 同上 全一冊

艮生録 同上 全一冊

傳疑小史 履軒中井先生著 全一冊

嚴氏詩緝 宋嚴粲輯 此書ハ呂東萊ノ詩記ヲ以テ主トシ諸說ヲ雜采シテ之ヲ發明セリ旧説ノ安カラサル者ハ斷ズルニ已カ立テ以テ深ク詩ノ本意ヲ得ク音訓名物等ニ至テハ考證尤精核トス詩ヲ讀ム此書ニ據ズハ其蘊ヲ發スルコト能ハス

周易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二冊

周禮正文 同上

全三冊

禮記正文 同上

全五冊

合刻四書 孝經學記 大學中庸

全二冊

孟子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三冊

大學原解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中庸原解 同上

全三冊

先生經學ニ大功アルハ天下ノ驚服スル所ナリノ今諸注家ノ糾繆ヲ訂シテ先聖ノ秘蘊ヲ發明ス學庸注解ノ書多シト云トモ此書ノ如クハ精確ナルハナシ學者ノ最モ貴重スベキ書ナリ

大學原本釋義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論語考二編 宇上新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經傳ノ史凡ソ論語ノ意ニ涉ルモノハ旁引曲証ソノ精詳ヲ極ム學者ノ考鏡ヲ資ケテ最モ裨益アルノ珍編ナリ

論語一貫 兼山片山先生著

全五冊

先生近古最一ノ考証家ニシテ清朝諸大家ノ影響アリ元祿享保ノ學ノ謬誤ヲ一洗シテ一家ノ學ヲナス儒者必讀ノ書ナリ

趙註孟子

全四冊

後漢ノ趙岐臺卿ノ解スル虞宋ノ程朱以前ニシテ別ニ見處アリ新注ヲ讀ム人マツコトヲ披覽セザルベカラズ

三經談 晴軒太田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論語孟子周易ノ疑義ヲ明ラカニ辨シテ學者講經ノ一助タラシム且錦城先生晚年ノ定説ヲモ記載シタレバ九經談ト相參考シテ最モ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仁說三書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洙泗仁說一貫明義仁說要義ノ三書ヲ合刻スルモノ也先生數十年ノ精カク窮メ發明スル處ヲ此書ヲ著ス故ニ其說精詳確當ラ古今未發秘蘊ヲ啓クト云ベシ附錄論語ノ下文誤字等ヲ考證傳同語異義等數則ヲ舉示ス學者實ニ馮寶トスベシ

疑問錄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程朱ノ學ノ大意ハ聖人ニ詭ラザレトモマ其老佛ニ混雜スルモノハ道ヲ害スルニ近キアリ先生積年其疑問ナルモノヲ甄別シテ駁正セリ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ニテ讀書家ニ必貯スベキ編ナリ

歸正漫錄 安井真祐先生著

全一冊

宋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ゼシテ諸書ヨリ涉獵シテ記出ス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ヲ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ラシム

左傳補註 清惠棟著

全六冊

訥所吉田先生校

三餘偶筆 清左監春谷著

全八冊

經史ノ誤ヲ介ジ説文ノ字説イレモ未發明ノ奇説ニテ其辨論簡ニテ讀ニ倦ズ知見ヲマスノ益少カラス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ナリ

童子通 山本蕉逸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訓點讀方ノ直ニシテ覺エ易キ方ヲ示シ且言葉ノ端ニテ人ノ嚆ヲ受ザル心得ノノホカ初學ノ用心盡シ漏スナシ

朱子年譜略 高宮由章著

全一紙

四王合傳 清無名氏

全二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尚可喜 子之信 孔有德 女貞 孫廷齡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合刻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日本州名紀元

全一冊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全十六冊

此書、清乾隆帝、翰林學士沈德潛、撰、ハルトコロシ、其學、清、益アル、世ノ知ルトコヨリ、然レトモ、又、山陽、賴先生、增評ヲ、掲ケ、且、校點ヲ、加ヘ、多ク、初學者、易キ、ト、ス、實、作家、有用ノ、新篇ナリ

宗室閣文鈔

全二冊

岳忠武王集

全一冊

陳龍川文鈔

全四冊

楊叔山全集

全四冊

錦城文集

全一冊

它山存稿

全四冊

四詠唱和

全一冊

聯珠詩格箋

全五冊

善庵詩鈔

全二冊

篋中集

全一冊

詠史絕句

全二冊

梧窓詩話

全二冊

詩學韻海

全二冊

新定詩語碎金

全一冊

新定詩韻碎金

全一冊

晚唐十家絕句

全二冊

杜牧 許渾 趙嘏 李群玉 溫庭筠 薛能 皮日休 陸龜蒙 吳融 韋莊 右十家ノ七言絶句ヲ集ム

甌北詩選

全二冊

甌北詩話

全四冊

鳳鳴集

全三冊

譯解笑林廣記

全二冊

駱駝考

全一冊

梧坡教諭

全二冊

談鋒資銳

全二冊

悅心集

全一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梧窓漫筆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同 後編 同上

全三冊

同 三編 同上

全三冊

先生平日隨筆割記ノ書也古今治乱ノ本原ヲ推シ風俗汚隆ノ條ヲ所ヲ論博ク經傳ノ子史ヲ引テ之ヲ證シ又學問ノ雅正ヲ辨シ又經學詩文ノ流派ヲ辨別シテ其精確ヲ極ム其外ニ舊聞ヲ温尋シ古人未發ノ新得ヲ提示シ家庭ノ訓誨ヲ論旁ヲ博聞ノ實ヲ詩文學習ノ秘訣ヲ得テ都合六冊ヲ以テ全函ノ鴻寶トス

雲萍雜志 柳里恭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心得ニテハキト多ク總テ面白キ話ノ集メ風流ヲ稱ルル隨筆ナリ

善庵隨筆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ノ遺筆ニシテ世傳ノ未ダ嘗テアリ説リル山縣ノ善庵ノ遺筆ヲ一ニ校證セシ書ニテ古來隨筆ノ冠ナリト云ヘシ

眠雲札記 同齋朝川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初ニ尚書今古文ノ疑ヲ辨シ又善庵先生ノ經說ヲ述ヘ美土ノ官語俗話ノ解ヲ難ク悟シ終ニ古ノ文章ノ格法ヲ舉テ一ニ類例ヲ引勿稚輩ヲメテ作ル捷徑ヲ知ラセリ

好古餘錄 山崎美成著

全二冊

皇朝古蹟ノ經傳律令ノ學ニナ隋唐ノ後ヒ玉ヒテ一ヲ始學校ノ典嚴訓臣ノ沿革點圖前筆ノ因平カナ片カチ和字ノ讀漢文和文俗文ノ考且詩歌ノ紀原整板活字ノ一追詳ニ考證セリ

棟梁集 松屋主人著

全一冊

此書東國西の以爲東部の棟梁及び角田川の故交其外種々放談故事と議論して其體裁を盡し引取後傳なる人成りて其を嘆せしむる中其士國學の志はとほりて是と云ふハ筆墨の餘益なる

舊蹟紀聞 立編法師著

全二冊

皇朝ノ事蹟ヲ考ヘ古語古書ヲ引証シテ國學ノ一助トス

理髮尼子記

全一冊

此書一名を理髮賊亡記といふ勝叔父子新府歿没後一節面影ニあるを以テ理髮ニ小山田氏以てせざる相尾の大義士に一夜を明せし事其時日田原にて注死し其時一上士居尼子死の夜來し尼子目録なるものあり其のまに事記をていふある事なるを録して考証するはひひくも阿比留の尼子に於て勝叔の情事之を大義士のの宝物を以て上様とす小傳ある武田三代記甲札記なりといふは大に要也

於あま喜物語

合刻全冊

此書ハ善庵の役後年城中小ありおきくハ元和後大坂陣内より善庵見し事書事書とありのまに事記をていふは

三餘叢談 柳屋主人著

全一冊

皇朝の國史或ハ古ノ物語又善小出たる解しつゝ予ともを洋小考究し考へ奇冊ナシ

茂睡眞蹟卅七首 折木

全一冊

此書善庵の遺筆ニシテ世傳ノ未ダ嘗テアリ説リル山縣ノ善庵ノ遺筆ヲ一ニ校證セシ書ニテ古來隨筆ノ冠ナリト云ヘシ

神道玉鉉道草 跡部光海著

全一冊

人稱善庵の四神に在りて因縁小玉と云

道彦自書画三十六歌仙

全一冊

此書廣澤先生嘗テ和筆ヲ製用ニ當ラズ唐筆ノ善ニ及ハサルヲ憾ニ傳テ唐式ニ據リテ手ツカラ細筆ト筆ヲ製造シ自ラ試ルテ久クシテ其説ヲ表ク録シ又各圖式ヲ作テ遂ニ此一書ヲ著セリ洵ニ藝林ノ闕典ヲ補フ書ト云ベ

書學大概 神道北海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執筆ノ法ヲ正シ古人ノ論說ヲ餘サズ舉テ研究ナシ明ニ解シタレハ和漢古今書法ノ必用ナリ

近世名家書画談 雲煙安西著

同 二編 同上

全二冊 全四冊 宋畫錄 支利主人著

元畫錄 翠溪漁人著

明畫錄 清徐必著

東坡大江東帖 草書

同 宸奎閣 楷書

米芾主家帖 行書

子昂赤壁賦 行書

同 天冠山 行書

同 送李愿序 行書

同 大湖帖 行書

董其昌象鳥帖 行書

同 登龍帖 草書

同 求忠書院 行書

月儀帖 東里澤田先生書

凡書海畫論も古人の如く洗ふべきものなり

小字の成るは又山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る事多し又石の派の如くおぼろしく見

龍背發秘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家相ノ蘊奥ヲ著ハシテ衆人ノ為ニ福利ヲ導ク妙訣ナリ古ヨリ此類ノ書

數種アリテ生剋旺衰ノ事ヲ載ルト雖モ

元此事ハ易理ニ出テ聖人ノ以テ教テ害ヲ

避ケ利ニ就キ凶ヲ違テ吉ニ趣ク一端ナルヲ

ノ言ハ今此編ハ專ラ漢土ニ云家相ノ周易

ニ原シキ黄帝ノ宅經梁ノ簡文ノ竈經本

ノ秘ヲ採リタレバ古ヨリ傳フル家相ノ諸書ト

互ニ發明スル處アリテ家相ノ理ヲ窮ムル

必讀ノ書ナリ

龍背師傳圖說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家造ノ形相地面ノ張欠等ヲ画圖ニ顯シ

圖毎ニ口傳ヲ述テ住人ノ盛衰ハ元ヨリ妻子

眷屬ノ幸不幸親子ノ間ニ故障アル片輪

ナル子孫出生スル下人等ニ不忠ナル者は

ル丁家ニ祟ル刀劍ヲ持ナス又火難水難病

難色難盜難等ニ至マテ眼前ニ知得ル妙訣

ナリ覽シテ其虚ヲサハラ知玉フベシ

古今名蹟里堂寶帖

全一帖

上古三蹟ヨリ或ハ源平諸將以來ノ武家

或ハ逸人名臣僧家ニ名アル人ノ真蹟ヲ刻

シタレバ上古ヲシタフ君子ノ机上ニ必アル

ベキ書ナリ

扇面清風帖 清人集書

五體雲淡帖 星池先生書

玉屑帖 星池先生書

大橋先生手簡 初代長左衛門書

春雪解話 亮氏荒井先生著

此書ハ方位原委ヲ究メ本命の熱麒麟星ノ偽造

タルヲ辨シ鬼門ノ妙論ハ方出行ノ正論ヲ述テ

世俗ノ惑ヲ解シメントス且歴中ノ八將神ヨリ

中段下段ノ初熟ヲ考辨シ和漢兩說異同ヲ

ル丁家ニ祟ル刀劍ヲ持ナス又火難水難病

產科發蒙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妊中ノ諸症臨産ノ經驗治方ヲ悉ク擧ゲ且産論翼ノ備ハラザルヲ補ナシ萬古以來醫書ニコレナキ所ヲ發明シ又阿蘭陀難産ノ圖二十七ヲ翻譯シテ審示シ且家秘ノ妙方ヲアラハシタレバ其治療ニ益アルコト擧テ數フベカラズ醫ノ業トスルモノ一日モ此書ナクンバアルヘカラス

傷寒啟微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傷寒論ノ諸註家未タ言ハザル所ノ奧義ヲ發キ瘟疫ト傷寒ト同病タルヲ辨明シ且傷寒金匱二書ノ方ニテ症ニ臨テ足ラザル所ヲ治方ヲ唐宗以來ノ醫書ニ撰ラビ又經驗スルトコロヲ辨定シテ方並ニ十陣丸ノ方ヲアゲテ治療ノ助トシ今治療スルニ其益甚多クシテ人ヲ濟スニ深切ナル書ナリ新定スルトコロノ諸方又死症ヲ發明スル杯ノ妙處ニイタリテ實ニ仲景ノ羽翼トイフベシ

兼用方機

小本

全一冊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ナリ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臨病ノ機變活用ヲ書ニキタリ且九散兼用ノ法ヲモ載セシバ大ニ幼學治療ノ益トナシ

微瀉新書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古ヨリ難治ノ癩病ヲ先生燒針ヲ刺シ斑猫ヲ以テ毒ヲ去ル事ヲ發明シ千古以來コレナキ治術ヲ萬世ニ傳ルルリ又梅毒ノ治法此書ヲ能ク及覆シテ讀トキハ如何ナル難症ニテモ治セザルハナシ實ニ天下第一ノ奇書ナリ

青囊瑣探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先生ノ漫筆ニシテ人ノ戒トナリ又初堂ニ學業ヲ勤メ人情ノ免レサル所ヲ記シ且奇方アル秘方並ニ甲斐ノ徳本ノ經驗十九方ヲ生治藥方ヲ擧ク醫家ノ重寶ナル書ニシテ又俗家ニテモ是ヲヨムトキハ發憤シテ壯年ノ益トナル多シ

靜儉堂治驗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數十年來ノ治驗百中ノ一ヲシレシ置レタルヲ集メテラレタリ病者ノ姓名住所前医ノ治方又ハ自己ノ與ヘタル劑アル効ナキヲ包ムナクカハ又麻疹ノ經驗方肝症ノ治方並ニ弟子大森氏ノ治効十餘條ヲ記シ又衆医ノ治スルハザル奇疾ヲ治シタル等國字ヲ以テカレタレバ實ニ後進有益ノ書ナリ

觀聚方要補

柳清多紀先生著

全二冊

右前校世行ハバ、一巴、久シク其間差錯アルヲ感ハシ近歲宗無キ余外臺等相踵テ出ルニ從ヒ是ニ於テ補訂ヲ加フ點勘一モ遺誤ナシト云ツヘシ

內科秘錄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四冊

療治知要

同上

全五冊

醫方慈要

同上

全五冊

同分註

同上

全七冊

保嬰須知

同上

全二冊

經穴撮要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二冊

皇朝醫林談

同上

全七冊

藥室雜識

同上

全三十冊

日新醫叢

同上

全三冊

影刻宋本傷寒論

明趙開美原本

全四冊

明倫歌集

熊德新編

全五冊

卷之一君臣

卷之二父子

卷之三夫婦

卷之四兄弟

卷之五神祇

國體文武拾遺

瘍科秘録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二冊

華岡翁ノ遺教ヲ述ベ又先生ノ自カラ發明  
スルトコロノ術ヲ加ヘ瘍科ノ治法ヲ論ズル  
ノ書ナリ初メニ病名ヲ正シ病同ノ論ス  
次ニ脈證ヲ説キ瘡瘍ノ變正輕重死生  
等ヲ詳ラカニス終ニ禁方秘術ヲ載ス實  
ニ瘍科ノ全書ナリ此書ヲ熟讀シテ治  
療ヲ施ストキハ起死回生ノ功ヲ立派ニ成シ

續瘍科秘録

同上

全十冊

此編日新發明ヲ昔ト為シ脫疽血瘤舌疽陰莖  
翻花瘡等ニ和漢必死モノニ忌メテ未嘗テ其治法  
ヲ得ル者無シ今實験シテ全効ヲ收メ其治術  
詳ニシ其他新驗ノ奇病異疾ノ因ヲ著シ又前編  
ノ缺漏ハ小瘡淺患ト雖モ一テ補苴セリ實ニ  
瘍科大全ノ書ナリ

痘疹不求人方論

明朱隆子著

全一冊

歷代名醫一覽

雉門先生著

全一折

增補 家篤兒藥性論

洞海林先生譯

全十八冊

世ニ藥性ヲ論スル翻譯ノ西洋書多ク雖氏或ハ採集  
濫ニシテ冗雜無用ノ事多ク或ハ撰品寡少ニシテ用  
ニトラス或ハ體裁宜シカラズシテ檢閲ニ便ナラズ故ニ  
用藥ノ要領ヲ得テ治療ノ大體ヲミルニ難シ然レ  
此書ハ體裁最宜キヲ以テ一見スレバ其要領ヲ得テ  
大體ヲ知ルニ足ルル藥品ノ收最精詳ニシテ難ナラス  
家ナラス實ニ藥性ヲ論スル書此右ニ出ル者ナシ

日本大黃考

靜守清水直著

全一冊

簡易養生記

悟憲活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急症ノ病者ト救フニ多ク毒小アテられ  
大ノ安ミ出ルルニシテ火後ホノハニシテ  
備具方藥洋藥ハ勿論田父野宿ノ傳ニ至リ  
トモ病者此便宜ニ志ヲ撰テ學之又活命ノ秘  
訣ニ方此をあげた社友存心ニシテ良書ナラス

秘傳重寶記

西面指 折本

此書痲大毒虫其外正ニシテ實ニ一子直ニシテ  
と記す又衣服此毒モノの油ぬれば法或ハ途中  
強ニ急救ト救心不トスルニシテ一子直ニシテ

增補 男重寶記

高井蘭山先生著

全五冊

日本室廟伊勢ヤク日光山 神林と云教  
ニシテより神傳傳ニシテ法室の系病ニシテ  
秘傳ホホニシテ三極立用ノ文字トモ男重寶  
老日用重寶ノトモあつたる出陸入ノ本也

增補 女重寶記

同上

全五冊

女ノ重寶記ハ法室ノ重寶ニシテ  
つゝハ秘傳式法中ノつゝハ重寶記  
書生出產ノ法乃シテ外ニシテ  
思ハ文字志ニシテ重寶記ハ重寶記  
夫ら女子日用重寶ノ本也

子孫敬昌記

手島堵菴著

全一冊

此書ホク君臣父子夫婦の礼法より五孝の  
孝悌忠信の道をのり  
齊家と第一と一手にしに教されし書  
高きとて有益なる書

農民夜話

全一冊

農家調寶記

蘭山高井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天地ノ耕作より由來ノ巨姓  
家ハ少ク四時ノ福ヲ受テ其  
檢地ハ年貢納納并立用早割手形  
久徳方男女婚禮式ハ心ハ小  
成ニ記ス

農家調寶記附録

大藏永常著

全一冊

此書ハ田圃生トナル時油トモ速ニ  
の仕方トモ且且兼候ノ論油ノ淨  
の精液ホホあり且兼候ノ油トモ  
小ハ候ホホあり且兼候ノ油トモ  
此作ヲ且兼候ホホあり且兼候ノ  
たまハ農家ハ必ス肝トモニシテ

農家調寶記續録

同上

全一冊

此ハ稻と刈テ掛干小ト仕方と記シ  
稲と刈テ掛干小ト仕方と記シ  
稲と刈テ掛干小ト仕方と記シ  
稲と刈テ掛干小ト仕方と記シ  
稲と刈テ掛干小ト仕方と記シ



增補 年中用文大成 臨泉堂先生著

全一冊 同上

全一冊

增補 紅梅用文章 同筆

全一冊

書頭 通俗用文章

全一冊

增補 女諸用文章 御家橋正教筆

全一冊

狂歌道算筆早學 重田元著

全一冊

此書ハ生書者著此早學と云はてり物後り也  
此書ハ生書者著此早學と云はてり物後り也  
此書ハ生書者著此早學と云はてり物後り也

農家用文章大全 同上

此書ハ文章をとりて今昔板之耕作  
農具村役向耕作の要小要用の文章を  
とりて年中用文章の時法用文章を  
とりて古事古物や地味も農家小  
登りたりし用文章をとりて  
此書ハ五人組帳を加へて  
便利不刊の算書なり此ハ文章の人を  
とりて用年自筆あり

笑戲自知録 伴田陳人著

全二冊

塵劫記 十露盤血獨指古 山本三三著

此書ハ心算小をとりて  
術ハ心算小をとりて  
術ハ心算小をとりて

實語教童子教證註 振鷺亭著

全三冊

大日本國郡附 西面指

全一面

古状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大日本輿地全圖

全一面

御成敗式目證註 同上

全一冊

萬國地球全圖 西面指

全一面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諸國道中旅雀 西面指

全一面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泰平年代記 西面指

全一面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實語教童子教首書無點

全一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同 首書兩點

全一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好文古状揃首書無點

全一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文貨古状揃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古状揃講釋 蘭山高井翁注

全一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此書ハ成國古代の遺物なり

同假名附

全一冊

御成敗式目首書繪抄	全冊	相生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假名附	全冊	同半紙本	全一冊
同 抄	全冊	同女今川入	全一冊
庭訓往来無點	全一冊	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来 <small>臨泉堂書</small>	全一冊	女今川千代見種首書繪入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来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千字文首書繪入兩點	全一冊		
百姓往来假名附	全一冊		

三都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町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同 安堂寺町  
同 博勞町  
同 南久壽町

書物

尾州名古屋本町七丁目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芝神明前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問屋

勝村 治右衛門  
河内屋 喜兵衛  
秋田屋 太右衛門  
河内屋 茂兵衛  
伊丹屋 善兵衛  
永樂屋 東四郎  
須原屋 茂兵衛  
須原屋 伊八  
山城屋 佐兵衛  
岡田屋 嘉七  
和泉屋 金右衛門板

